

以下參考文章旨在增潤本期與「告別」相關的寫法借鏡或概念延伸。

(一)

〈死生有命〉

顧小培 2018 年 6 月 22 日

今年 4 月 19 日，新加坡聯邦西路發生一宗車禍，其中牽涉一輛的士的後座乘客中，包括一位 19 歲的大學女生。她不幸傷重不治。那是交通意外，死者這麼年輕，事故發生前誰也意料不到她會英年早逝。出殯時家人公開了女孩生前寫的一篇文章。那是她想像自己去世而創作的悼文。內容一開頭是這樣的：「今天是我的葬禮。以水葫蘆織成的棺木躺在殿堂中央，在一道白牆前，親友們送上的花點綴了殿堂，繽紛的色調沖淡了我至親們的哀傷」。她接着描寫父母的哀傷、賓客小心翼翼的談話、父母感嘆命運的不公，結尾說：「堂內的一切都有時限：盛開的花、我的軀體、他人的存在、親友對我的追憶。而我，已脫離時間的枷鎖，從我的親友中隔離開來」。寫這篇文章之時，她當然沒有想到一語成讖。事後看來，不禁惻然。

在台灣，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仁，年屆 84 歲，病魔纏身。膽囊已割去，早年胃切除一半，消化系統嚴重失靈；再而檢查出患有胰臟癌，體重從 74 公斤降到 48 公斤。他上書總統，呼籲立法院通過安樂死法案。他說：「我都已經痛成這樣，沒有活的條件，你說我還不安樂死嗎？」終於在這個月 7 日在瑞士接受協助自殺。

在香港，我們的才女林燕妮，早幾天前走了，享壽 75 歲。雖然未及香港女性的平均預期壽數，但在家族同人中，她也可算是長命的了。之前在 2016 年她

曾患癌，接受化療，深感折磨。在其專欄文章裏，她寫：「活着是一生。睡着來個夢，又似活多一生」。

林燕妮去世後，在6月6日，有報章在她副刊專欄中，刊登了她的最後一篇文章。文中寫道：「思念是種溫馨。如果有一天，燕子樓空，不用驚訝，莫問佳人何在。只要明白，溫馨思念是健康的想法便可。最惱人說不要想不要想，為什麼不想？我會說，思我念我，常常。為什麼總要將人的生死劃下結弦？肉身消失沒關係，精神不滅才是永恒。所以，容我先跟各位好友，摯愛讀者說句，每天記我念我多一些就好。如果有一天，造物主另有工作向我分派，我是樂於接受。有緣自會再相逢，紅塵總有別。揮揮手，抬眼看，我又見到了永恒。」

三人分處三地，都去世了，時間差不遠，遭遇卻大不一樣。把他們生前自發的說話，放在一起看看，能不感慨？

導讀：

如何與一個人告別？相信大家都未必有什麼經驗，引文卻有不同人想像自己的人生中最後的告別儀式，其實也是從另一個角度認識生命與死亡。死亡是最後的告別，如何認識這種告別也是人生中重要的課題。

(一)

〈還有幾多個告別？〉

陳頌紅 2021 年 3 月 9 日

新冠肺炎疫情製造了無數個告別。食肆、酒店、酒吧、琴行、旅行社、補習社、時裝店、內衣店、首飾店、藥妝店、化妝品牌專櫃、航空公司……講得出的各行各業，逐一向我們告別。

還有身邊的親朋好友，移民的移民，「回流」外國的回流外國，每個月都在手機群組看到一兩個親友說再見。「告別」二字，彷彿已經成為香港「潮語」，比「坐低飲杯茶，食個包」更貼近日常。

「告別了，UA 戲院！」又是另一次告別。

以前每星期例必看一部電影，最常去的是 IFC 百老匯戲院，覺得那裏最寬敞最舒適。其次愛去銅鑼灣的 Cinema City，因為熒幕大，能尋回昔日坐在大戲院看電影的感覺。

設於商場頂層，要乘升降機才到達的戲院，向來不是我的首選，很討厭上上下下的。除非前面提及的兩間戲院滿座、放映時間不合心意，或者根本沒有放映我想看的電影，才會去銅鑼灣皇室堡的 MCL 和時代廣場的 UA。

縱然如此，每年光顧它們的次數，也有十幾次。所以，UA 全線結業，從此要跟時代廣場 UA 告別，絕對比當年聽到金雀餐廳要結業更感可惜。

相熟餐廳的經理告訴我，在艱難的一年，若非有良心業主跟他的老闆有商有量，在租金上給予一些優惠，餐廳早就熬不下去。過去一年多，雖然要遵守限聚令，很多時候又不能開晚市堂食，但他們總算是「每天開門做生意，再靠外賣『吊鹽水』」。

但戲院被迫多次停業，即使重開也只能開放一半座位，而他們的租金卻是驚人的高昂（報道說每間每個月至少過百萬租金），終於捱不住，似乎是必然結局。

如果——香港在爆發第一波疫情時便汲取教訓，果斷封關，食肆、戲院、時裝店等的命運會不會改寫？香港人又會不會可以像澳門人和台灣人那樣如常生活？

可是世上沒有如果。如果有「如果」，香港肯定不一樣。

導讀：

近兩年因為疫情，不少事情都在慢慢消失，熟悉的餐廳、小店、戲院，甚或一些服務旅客為主的商店都已經倒閉，相信是這一代港人一起面對的集體告別。同學不妨寫寫身邊消失的事物，傾述告別之情。